

## 紅面鴨

◆ 李宜紘

### 1

夜鷺從植物園的水池邊躍起，騰飛入夜空，越過和平西路，朝中華路方向飛去。夜晚的人車潮已近尾聲，僅剩鳥翼下方的南機場夜市還光亮熱鬧。時間剛過九點半，黑夜宛若是從堤防外的新店溪漫溢過來似的，對比溪側的古亭與萬華的斑斕市街燈火，夜空更顯幽暗了。

從河面冉冉而升，飄蕩過來的潮氣朦朧了中華路二段兩側的路樹街燈、花字招牌、新舊樓房，水分子牢牢地潤附著樓宇瓷瓦，暈潮了柏油路面。

路下暗溝，廚餘水與殘脂油味從下水道的鐵溝蓋空隙散逸上飄。兩條細長動擺的觸鬚緩慢伸出鐵溝蓋，蟑螂謹慎地從溝沿探頭。一隻三色街貓氣定神閒，蹲坐騎樓暗角睨視，瞳孔螢閃綠光。夜空中，紫灰羽色夜鷺振翅飛過，嘎嘎粗叫兩聲，飛往中華路旁的青年公園方向。路上飄著雞排、宵夜炸物與肥皂洗潔水的味道。

快到收垃圾時間了，居民陸續來去。有的先拿回收物出來置放等候；有的把大包垃圾合力搬出至垃圾收集點。附近小吃攤、熱食店正逐一打烊收拾，擦拭、掃灑、刷地。雜混著洗衣粉與清潔劑氣味的泡沫水，隨著水桶甩潑、長柄刷推趕，以及店員手中如靈蛇吐信般的黃膠管噴射水柱沖洗，翻卷騰滾彷彿潮浪，掠過騎樓地，流經人行磚道，在柏油路邊角匍匐前進，接著一頭栽進了溝水潺潺的下水道。

蟑螂識相避開泡沫水，爬至路面。此時一副流涎的森牙犬吻直襲而來。

「唉，這水不能喝！笨狗。」拾荒者張時拍了身旁老狗小黑的腦袋，褐黃狗眼無辜上望，悶哼一聲，「走啦！」

死裡逃生的蟑螂趁隙一溜煙往騎樓奔去。三色貓見狀彈跳趨前攔阻去路，伸貓掌撥弄。受驚的蟑螂又折返，往馬路對面衝去，在路上車來人往的間隙中奔爬。

拾荒者張時繼續蹣跚步推著推車過馬路，要到對面的垃圾收集點。

他的推車已滿放今日拾荒的成果，綑綁得緊湊方正：底部是一塊凸出底面積的大厚紙箱，其上依序堆疊拾撿而來的紙箱、舊雜誌、紙包裝盒。推車把手左右勾掛兩只舊米袋，各裝塑膠寶特瓶與飲料鐵鋁罐。廢紙材的上方捆壓了一臺黑色錄放影機與兩臺收音機，回住處後他會再敲擊分解，取出電線金屬等值錢可賣材。幾張CD光碟吊懸在推車把手上，隨著移動擺晃，亮閃耀目。

光碟是警示來車用，他也不清楚對那些橫衝直撞的駕駛有沒有用。

數年前，他雨夜拾荒夜歸，被一輛貨車擦撞倒地。對方肇逃，徒留他躺地哀嚎。老狗小黑恰巧走車道

內側，無事，只心急地在主人身邊轉圈吠叫。幸好熱心外送員見路倒，幫忙叫了救護車，並把機車橫停事故後方擋車，以免來車誤輾。

肇事車主後來被警察逮獲，卻也因為本身負債累累，連張時手術住院復健的醫療費，以及因傷無法外出拾荒，法院判賠約莫十五萬的費用都無力支付。肇事人稱是天黑雨大、視線不佳，張時又穿著暗色衣，加上他駕駛的是輛快解體的叮咚響老貨車，說根本沒察覺撞到人。對方哀哭他也是苦命人，為生計奔波，還有案底，能不能放條生路？

「如果我領到薪水，一定趕緊匯錢！」

張時看他也被生活折磨得疲累不堪，也就和解不想計較了。

他休養一年有餘才康復，少少積蓄見底，中間對方只匯了三次五千塊就消失。手機變空號。

「小黑你說我做是不是太軟？」他只能對著老狗發發牢騷。

再次回到街頭拾荒時，他在推車上多掛了那兩串盪晃的反光CD，身穿反光背心，頭戴反光斗笠。萬一這樣還被撞那就是命中注定。

這輩子遭遇兩次意外，居然還沒死，真是天理有數啊！邊推車邊胡亂想的張時在對面人行道旁停下腳步，伸展喀喀作響的膝蓋與髖關節。抬頭看了夜，心想，其實自己的命還算硬，大概天公伯還未打算把他「資源回收」吧！

「小黑。」一位幫雇主倒垃圾的印尼外傭靠來，摸了摸小黑的頭，順便把裝著幾個空麵筋罐頭、汽水

鋁罐以及一疊便當紙盒的塑膠袋遞給張時，「阿伯，給你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張時笑著點頭致謝收下，看了內容物後內心反而沉了一下。

「不好意思喔，紙餐盒內部淋了膠膜，不能算是一般紙類。全臺灣只有中南部有兩家能處理，大部分回收廠都不收，所以賣不了錢。以後能不能不要把紙餐盒放進來……」雖然這是他想說的話。

但老實如他，還是將到口的話，嚥入肚裡了。

把那疊發散油味的餐盒抽出，塞回對方手中，請她自己丟，這是他做不出來的事。人家願意收集回收拿給你，已經感激不盡了，怎能只收下自己要賣的，其餘不值錢的退回呢？

像這樣的好意人，卻反而幫倒忙的有很多。

比如昨日傍晚，一對騎車經過的年輕情侶，把飲料紙杯、牛奶紙盒、餐盒紙碗的大塑膠袋置在推車上。

「阿伯這給你賣錢。」男生瀟灑大聲說。後座女孩客氣微笑，點了點頭。

他連番道謝收下。機車噗一聲加速遠去。翻了翻內容物，卻發現整袋都是淋膜紙製品，賣不了錢，只能再拿給清潔隊回收。

那時趴在路邊的小黑抬眼看主人，眼神是無奈。

「就當作幫他們丟，不就好了。」張時像對小黑說教似的，「就像你的碗裡不可能只有肉，沒有白飯

啊。」

小黑眉頭動了動，似乎接受了他的說詞。張時總是像這樣跟小黑說話。老狗小黑是他唯一的親人與朋友。

老人老狗不知道誰先走，獨活的那個該怎麼辦呢？最近他內心經常被這樣的念頭盤據。十多年前，有次要撿路邊紙箱時，發現裡面有隻鳴噎叫、走路搖晃的圓胖小黑狗。

「是哪個狠心的人把你丟在這裡？」他喃喃自語。當時隆冬，天氣陰冷，無人照顧的話，小狗是撐不了幾天的。

「那你就跟我回家吧！以後就叫你小黑。」

他把狗捧起，放在推車上的紙箱裡。小黑狗餓得嗷嗷叫，晶亮的小黃眼望著張時。自己都快吃不飽了，還要養隻狗。內心雖這麼抱怨，他還是回家煮了肉粥。「你今天好運遇到我。」餵飽小黑後，他在紙箱上方繫上一盞鎢絲燈泡取暖。轉開電源，小黑暖得闔上了眼。

鵝黃燈光，沉睡的小狗，屋裡有另一生命的呼吸聲。他心裡升起一股奇異的滿足感。

拾荒老人張時在這附近其實很知名，因為他經常顧自跟「非人類」大聊特聊。老狗小黑自不待說，還有路上的街貓、狗、鳥、路樹、老鼠、昆蟲，甚至連街路邊角的長柄菊，他也能說上幾句：「你居然沒有被人清掉，還開花了，剛才在花上的是蜜蜂嗎？」

周遭居民店家早習慣這個怪怪拾荒伯。上星期幾個在站牌旁等公車的中學生看到他對著路榕叮嚀：

「聽說明天要修路樹，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，可能會有點痛喔。」同學們望看一眼就各自繼續滑手機；前天賣冰品的店家眼見他跟店外街貓談笑風生，旁若無人：「喔，你今天早一點來欸，時間還早啊，沒有手錶對不對？你看其他朋友都還沒出現啊……」張時比手畫腳，自說兩分鐘長話。店員與來客面面相覷，臉上壓抑的笑洩了痕跡。

他真心認為這些狗貓鼠鳥樹花草，能夠聽懂他的話。街貓的喵叫、路榕搖曳的枝葉、溝鼠閃動的黑眸、電線上的嘰啾麻雀……。

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認為所有東西都是有生命的，能理解人的語言，就連我檢回收的這些廢電器、紙箱、電線……都有生命。你可能會覺得我精神有問題，但沒關係……我就跟他們說話，用心去聽，大部分時候都會有回應。」

「你會聽到……該怎麼形容……就像我們現在說的人話嗎？」

「是人話嗎？說是也不是……我也不太會講，一種感覺啦，反正我就是聽到了。」  
最近有一個紀錄片導演，不時跟他跑來轉去，說要記錄萬華拾荒者的景況。

「不是每一個拾荒者都願意接受拍攝跟訪問的，張大哥你比較健談好說話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我以前不是這樣喔，我個性很沉很凶，好像別人都欠我的。年輕時常打架，唉！過去要說說不完啦……後來工作出意外受傷，然後差不多五十出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忽然聽到了！」

「聽到什麼？」

「說聽到也不太對，接收，對，我接收到一種感覺。感覺有人說我是沒良心的小偷。」

「可以說事情經過嗎？」

張時談到了求生存的衝突。路邊幾個廢紙箱、一袋鐵罐，就足夠讓拾荒者發生爭執。為了幾塊錢的回收而怒言相向：「是我先看到的！」、「那是要留給我的。」……是拾荒者的悲哀。畢竟別人撿走，自己就沒得撿了。說他早些年也陷入這種先拿先贏快手取的流沙裡了。

直到那日，他逕自搬走店家放置騎樓邊的一疊紙箱，無詢問無告知即拿。當下其實覺得不妥，因路程中他超車推著推車的八十來歲拾荒者阿滿姨。但他那日撿拾的回收量極少，想說快點丟上推車走人就好。

果然，搬走紙箱，還不到一分鐘，店家就衝出追上來要他放回去，說那是要留給阿滿姨的。霎時他覺到自己的貪婪——即使那只是為了餬口飯的卑微慾念——侵蝕了僅存的憐憫。事實上在倉皇取走時，他朦朧聽到有個聲音：「放下我！你這沒良心的小偷。」

「所以是……紙箱說的。」

「我不確定，大概吧。反正太丟臉了，我把紙箱推回去，跟阿滿姨還有店家道歉，唉！人啊寧願餓死也不要貪。」

第一次在鏡頭前坦承過去，陳述，懺悔，他感到一種赦免的釋放。終於能稍原諒自己了。

歉疚上心的張時，凝看外傭迎向同鄉，歡樂交談的背影。晚上的倒垃圾時間儼然成了聚會。這是今日最後的喧鬧。大家在路燈下等候垃圾車到來，遇鄰人友朋，或大嚷招呼，或細聲寒暄。單人靜候，三兩結

伴。生命力，他想，生活就是這樣。

垃圾車音樂聲從前站響起，黃車身啟動。更多人從家戶快步衝出，拖鞋啪啪，垃圾袋窸窣摩擦響，跑動時手中廚餘袋沿途漏下幾滴餛飩水。

在夜晚九點四十八分垃圾車駛離後，中華路二段將漸趨寧靜。僅剩從水源快速道路內切的夜車，還有前方南機場夜市的少許紛囂。潮氣隨著夜色加濃，白亮路燈下，看來像霧。

「你要丟嗎？可以給我就好。」一位女拾荒者對居民說，順手接過一袋瓶罐。

張時枯站一旁，小黑奔至樹邊抬腿撒尿。他斗笠掛脖後，對眼就微笑點頭。蟑螂爬過他陳舊布鞋面，在人腿鞋邊穿梭奔行。一妙齡女臉露厭惡，跼跳著躲開，把一袋牛奶塑膠PP瓶甩上推車。

「抱歉，有蟑螂。」

「謝謝喔。」張時笑嘻嘻，不以為意，暗想，今晚好熱鬧啊。

## 2

清月倒映於新店溪上，像顆白氣球波蕩不定。時值退潮，溪水彷彿被虛空吸走，兩側泥灘岸頭出露。岸叢蘆葦隨溪風晃動。夜已深，溪旁河濱道路仍有人走路慢跑、騎單車。

夜空下溪色如墨，水面有魚類騰躍甩擊，揚起水花。夜鷺貓步涉水，踩著映照在水面，宛如旗飄的對岸永和燈火前進，凝神定睛，準備出喙攻擊。

「小時候我都在新店溪這邊撈魚蝦，想不到對不對？那時候水好清！還有一次和同學打賭，成功游到對岸永和。那時才十一歲喔。雖然事後被我爸打得好慘，其實是養父啦。我還記得同學在岸邊大喊：『加油！紅面鴨加油……』。以前我好討厭這個綽號，就只有那時候不覺得討厭。」張時說完，放下手上工作，望向門外，靜靜懷想。

看他沉浸過去，導演也不發問打擾，有時靜默才真實。錄影持續，屋外馬路車聲，蟲鳴，屋頂鐵皮的風切聲，小黑尾拍地。環境音記錄的比畫面更多。

「這房是我爸親手蓋的，上次跟你說過了沒？他自己挑磚頭抹水泥牆，不過沒打地基。幾十年來地震也都沒事，你看以前的人多厲害！」

初次遇到導演的那天，張時就答應讓他來。沒有人花這麼多時間在自己身上，他興奮地先從屋外介紹起。

「屋頂那幾顆輪胎是要壓鐵皮的，不然颱風來會被掀起來。」

路燈亮度不足。導演將光圈開大，拍攝長滿綠苔、腎蕨、大黍、鐵線蕨的鐵皮屋頂。

「現在太暗了，可能拍不清楚，下次白天再拍。我丟了好幾顆掉下的牙齒到屋頂上，有人說這樣可以長出新的。」張時開嘴展示，「只是到現在都沒長。」

他笑著闔上嘴，指著房屋側邊，「這是我的腳踏車、回收推車。這裡有白鐵流理臺，撿的。還有瓦斯

爐，我用鐵鍊把臺子跟瓦斯桶鎖在窗戶欄杆上，才不會被偷。我都在外面煮飯，裡面太小了。」

他推開門，開了電燈，「歡迎光臨，這就是我跟小黑的家。」

導演盯著螢幕，持攝影機跟張時進屋。

住屋雖破舊逼仄，他卻整理得有序整潔，略為自豪。他介紹住家老矮屋、過世的父與離家失訊的母、一些往昔雜談。言語唏噓懷念。

「裡面都是回收，其實沒什麼好拍的啦。來，這疊是回收紙類。旁邊大飼料袋是裝工地啦、拆屋啦，撿來的鐵絲、斷鋼筋、鏽鐵件那些。地上這臺是窗型冷氣，上面兩臺舊電視，映像管的，這我再找時間拆。電視上沒蓋子的飯鍋，裡面都是舊螺絲鐵釘之類的小東西，路上看到我就撿。這是我睡覺的行軍床，」他在床上坐下，手放在棉被上，「你看我棉被摺得像豆乾，方方正正，從當兵到現在都這樣喔。床邊的世界地圖書桌還有椅子，不是撿的，我爸的。」他手指細數桌上的器皿，「我有平底鐵鍋、大同電鍋、兩只不鏽鋼鍋、煮水鐵壺，還有幾個缺角盤子。人需要的其實不用多。」

導演調整焦距，特寫這些物品。

「我把木砧板、切菜刀、漱口杯掛牆上節省空間。衣服跟雨衣斗笠都吊在這裡。」他伸手撥弄鏽鐵架上的幾件衣褲，「最後那一大袋都是廢棄電線，最值錢，撥開裡面有銅線。過來這邊是廁所，很小，至少有馬桶啦，我就在這裡洗澡。」他對站在廁所外拍攝的導演微笑，「我家就這樣。」

「這掛牆上的照片是……」

「喔，那是我養父母跟我，我當時差不多五六歲而已。」

攝影機凝拍三人合照數秒，接著運鏡下移，拍地板上蜷縮趴舊被的眯眼小黑。

「不好意思，張大哥剛剛說很討厭那個綽號，是因為臉嗎？」

「對啦，都是『這個』害的，」張時伸手摸右臉頰。

暗紅不規則狀的胎記蔓爬過半面臉，範圍甚至吃過了鼻梁。

一直以來，他沒把胎記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。國小時曾有同學造謠胎記會傳染，長時間都沒人願和他玩。

就因為這嚇人的「東西」，從小被取了「紅面鴨」的綽號。他人羞慚臉越紅，別人愈愛喊。自卑感隨著蓄意嘲笑聲累積。

「剛開始我都忍下來，直到有天受不了，我才動手。打人後，各種麻煩就來了。被打的人要討回去，老師要處罰。笑我的人也不會算了，反而笑得更毒。架打完了，學校還會通報我爸，回家又多一頓打。我爸拿木棍邊打邊罵：『為什麼不學好，同學笑你，不理他就好，你這孽子，我不要你，還有誰會要你，連你父母都不要你！』」

他說到激動處，眼眶溼潤。想起罰跪挨揍的過去。那氣憤痛哭的臉，胎記像吸了血，紅到發紫。

少年張時四處惹事，到後來已釐不清，是別人先欺負他，還是他看不爽對方。「紅面鴨」成了校內麻煩角色。父母打不怕、師長管不了。國中畢業，他拒升學，說念書沒意思。父告誡：「你別給我混宮廟幫

派，別犯罪吸毒，其他我不管，由你！」他知道自己不壞，一切是這恐怖的胎記開始的。

他感傷摸著牆上相片說：「我跟爸媽說要去做工，去沒人叫我紅面鴨的地方。我去中南部的建築工地，先挑磚、打雜，後來跟師傅學泥作。除了當兵時候放假比較常回家，其他時間差不多一年才回臺北一兩次。」

回憶往事如幻似真，如今已老年，他輕嘆搖頭。

「今天要拍到這裡就好了嗎？好，慢走喔。想拍隨時來沒關係！」

此後，導演便不定時來拍張時，他說紀錄片目的是要讓觀眾了解拾荒者的真實樣貌。張時忽然覺得自己責任重大。

夜下溪水裡，蒼鷺迅雷出喙，水花紛飛，卻一無所獲。

「小黑，你有看到少年阿時嗎？」

老狗睜開疲眼看主人，尾擺兩下。

「你還沒出生啦！阿時能游過新店溪喔。」張時從眼鏡後看小黑。

他以未插電的小冰箱充當桌面，坐木椅上，眼戴老花鏡，手拿美工刀，使勁割開膠皮取出銅線。

「比剛剛回去的導演還年輕喔。」他又剝起另一條電線。

每日固定前往的社區資源回收廠要停業了。所以他趕在最近把需拆解的高價電線、電器整理好，儘快變現。萬華中正區附近就這家給的價格最漂亮。附近只有這間回收廠各類回收物都收。其他小回收站僅

收固定種類，距離又遠，推車更吃力。他計畫在附近南機場五角大廈賣金屬鐵鋁罐與寶特瓶，沉重紙皮則另推到半小時腳程的西藏路紙類回收站。

他費力削著粗電纜，眼裡卻升起車水馬龍。大馬路人車爭道，老人推著五六十公斤推車，宛如玩命。被汽機車叭上幾聲、嫌惡人口出穢言怒罵別擋路，家常便飯。

「沒辦法，我們走太慢了，會擋到人家車子。這樣拚命整天還賺不到兩百塊，有夠可憐。」他無奈似的搖頭。

張時每日凌晨三點五十起床，先去菜市場撿菜販留下的紙箱，沿途有可賣回收便拾，整理完後九點推去賣。返家稍休息，中午炒盤菜，配白飯就是一餐。午後再出門巡視撿拾，至傍晚簡單吃兩片吐司或用中午剩飯炒飯吃，然後循著垃圾車行車路線走，看能否收到回收物。夜晚十點半到家，有體力便整理拆分收集來的物品。就寢已近午夜，三四小時後又是一天開始。

「至少我有努力工作，對不對？」他從鏡片上方斜看老狗，「小黑也很努力，整天跟我到處走，咦……睡著了喔，你先睡吧。」

他有時會懷疑生命的意義。沒日沒夜，忙如螻蟻。經常撿拾整天卻只換來幾十塊，自嘲收入比乞丐慘。別人不要的，還到處撿來當寶。不過他與每個拾荒者都有面對生命的倔強。受人輕賤也罷，讓人可憐也無所謂，可絕不接受金錢施捨。寧願在雨天豔陽下、寒冬酷暑裡出勤，或推，或拉，與五六十公斤或更重的紙材金屬回收物在街頭奮戰。

「檢回收也是有尊嚴的，我們賺很少，還是堅持靠自己去拚。」稍早他跟導演說，臉上難得有一絲驕傲。

「這工作這麼苦，以後體力不行了要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……」導演的提問讓他遲疑，「老實說我不敢想，會怎樣就怎樣，我還能怎麼辦？」

張時嘆口氣，取下眼鏡，輕敲酸麻腰椎，再揉按腫痛的雙膝。他看望牆上照片，感覺父母在凝視自己。接著環顧屋內，心想若沒倒在街頭，就是長眠此屋，然後呢？

愈想心愈慌，他輕輕敲頭，重新戴上眼鏡，拿起刀，從削薄的電纜黑膠皮一劃而過。捏著膠皮下扯，如剝蕉，裡面銅線曝露，赤裸裸，像被脫去衣物。

張時摸摸滑亮銅線，與其他銅絲線堆置一起。他用粗糙雙手順了順方向，規整了疊堆範圍。心稍微平穩下來了。每次心慌焦急，他都這樣做。

把心思放在分解回收物，取出可用材，猶如拆裝模型玩具。透過堆砌排列齊整，分類堆疊置放綁網，這些廢品回收物，在他心裡創造了美。

專注得到的小趣小樂，讓他在污穢雜亂中理出秩序而無怨。

已過午夜，小黑悶哼一聲，打了呵欠。張時也頓覺眼酸起來。兩個月的時間要到了，後天要去西昌街。

一年多前，張時在同安街的舊電器回收行的電視螢幕上，看到新聞報導西昌街的「站壁」流鶯現況。

「為什麼要做這個？五十三歲得了淋巴癌二期的女人，誰要請啊？化療吃藥，頭昏沉全身無力，也沒辦法做粗重工作。而且我老母住安養中心一個月最少要三萬，兒子又因為車禍變植物人躺在家……我只能賣肉做這個，不然還有別的選擇嗎？收現金，隨時能回家照顧兒子。至少我不偷不搶，沒靠人施捨……我煩惱的是萬一我先走了，兒子誰照顧？媽媽照護費怎麼辦？所以我要儘量接客，先把錢存下來，以後給他們用。」一位臉部被馬賽克的受訪者靠在牆邊侃侃而談。

街旁兩側樓房遮蔽了午後霞光，街色黯淡，參差矮樓高廈間縫上的灰藍天空顯得高遠飄渺。兩隻麻雀在騎樓磨石子地面跳動嬉戲。街邊各店家的新舊傢俱、桌椅、廚櫃、冰箱電器，從店裡堆砌而出，漫溢至騎樓路邊。電視訪問讓他陷入思考。

「不偷不搶，沒靠人施捨，我也是。那我去好了，多少可以幫一點。」張時喃喃，低頭對腳邊的小黑說：「電視拍的那個地方，我知道在哪裡，只是……」他欲言又止，靜默推車前行。

從此張時每兩月會去西昌街光顧一次。去前先洗澡打扮，換上乾淨衣物，甩上幾滴明星花露水。

「張大哥說每兩個月會去西昌街一次。」導演問。

「對，我的收入只能兩個月去一次。」

「喔，單身男人有需求很正常。」

「不是啦，」張時解釋：「我想給她一千塊就走，但我知道她不會收。人要的不只是錢，她要自食其力，那是艱苦人的堅持。」

訪問裡張時略帶靦腆，描述初次到西昌街的事。

「撿破爛的接嗎？」他問。

「我有印象，看過你在附近撿回收。」

「這個很嚇人。」他摸右頰。

「有錢就賺，我不管你怎麼樣，這邊走。」

他跟在中年女人身後，循窄梯而上。

房間在三樓。進門女人即熟練開燈、啟動冷氣，燈光是粉紅色。狹房內一雙人床、兩枕頭、梳妝臺、淋浴間。一束野薑花插在玻璃花瓶裡。牆壁貼著花色壁紙，掛一幅複製油畫。

「出來就算結束，要第二次還要加錢，」她邊說邊把外套放在椅背上，褪下短裙，「如果沒出來，三十分就算一節，一千塊，這樣可以嗎？」

張時站門邊，頭低低，沒回話。

「我叫小雲，幫我關門。」

他依言扣上門。

小雲俐落解下胸罩，拇指從腰際下勾，素腿一抬，內褲已在手上。「還是你只要用手，那就六百，嘴

算八百就好，一樣啦出來就算結束，最多三十分。」說完設下鬧鐘計時。

「沒辦法！」

「什麼沒辦法？」小雲狐疑看著張時。

「沒用了，我……那邊……不行。」

「不行？只是太久沒用生鏽啦，讓我來，保證起死回生。」小雲靠身來，伸手欲往張時褲襠攻去。他驚慌旁躲，卻被床沿絆到，一屁股坐倒床上。

「我年輕時做工受重傷，」他搖搖手，「從那時候起就只剩尿尿功能了。」

「衣服都脫了，你該不會沒錢來鬧，看免錢的吧！」她臉色微愠單手叉腰，另隻手抓著椅背上的衣物。

張時因臉上胎記從未交往過女性，亦因慚穢自卑作崇不曾用錢買經驗。此刻初見女人袒裸，驚慌多過慾想。

他急忙從外套口袋裡拿出紙鈔，「這一千塊，我買三十分。」

小雲收斂疑怒，轉頭看了時間，「那接下來要做什麼，睡覺嗎？」

「那……陪我講話就好。」

小雲不可置信笑出來，「陪講話去旁邊清茶館低消才一兩百，你花一千塊來找我講話？」

張時面露窘色，十指交錯搓動。

「你不要試試看嗎？說不定會活過來。」

他擺擺手，「傷很重，沒救了，心裡感覺來，更痛苦而已。」

小雲看著眼前這個老男人，忽然覺得他像個小孩。

「不然我幫你抓龍。」

「不要啦，我的龍早就打烊了。」

「不是抓龍根，」她笑著，雙手在空中擺出姿勢，「按摩，純按摩。我以前也做過指油壓。」

髻扭褪去外衣褲，小雲的手在張時滿布疤痕的身軀揉動，推開從未放鬆過的肌肉筋膜。張時哀號尖叫如殺豬。她像母訓孩，說吃痛忍過去才會通，血氣通了，身體才會好。邊按邊聊，問他怎麼傷成這樣？

二十幾年前，他未滿四十，浪跡全臺做「土水」泥作工人。泥作工不問學歷，不看外表。反正沙土塵灰、烈日汗水很快就會汙黑他的身臉，胎記也就不那麼顯眼了。

有次颱風過後，工頭通知上工。他和另外兩人在五樓高的竹搭鷹架上抹外牆。強風捲走了空氣中的塵汗，天空晴朗。風雨後初露的日光在急迅飄移的白雲間閃耀。他耳裡響徹咻咻風嘯，強陣風不時搖晃著鷹架。

大雨過後的土地飽吸水分，變得軟爛。鷹架地基經歷前兩天颱風撕扯，已經位移。踩在上頭，彷彿海上行舟起伏不定。

張時聽到竹架發出不尋常的崩裂音。陣風襲來，宛若要將鷹架扯離外牆。他心裡忐忑，但看到同事面

不改色，只好悶頭繼續。

「多年後回想，其實是竹子發出警告，說撐不住了，鷹架就要塌了。」他對鏡頭比畫鷹架倒塌的樣子，「我人飛在空中，亂抓到圓竹竿，安全釦繩把我跟鷹架扯在一起。我想我死定了。」

再次醒來已在醫院加護病房，工人裡只有他倖存。手腳骨折、骨盆破裂、脊椎錯位、腦震盪，醫生說他活下來算奇蹟，他卻已不得一死百了。重傷後的骨肉神經劇痛，折磨得他生不如死。養父為救他重新站起，耗盡積蓄，將二十五坪住家分割賣出籌錢，僅留六坪自住，最終養母不堪負荷離家出走。

那時才驚覺，唯一沒有放棄自己、堅忍撐到底的，居然是沒血緣的養父。養傷那幾年，父幫他擦拭洗澡、如廁、換尿布、餵食，至他能站起後，又撐著他復健，並承受著他因強烈痛楚而咒罵怨恨的惡言。待他能獨立行走時，父像老了十幾歲，髮全白，背佝僂。

「才沒過幾年，換成是我在照顧我爸，他得到阿茲海默症。爸爸愈來愈衰弱，變得像個小孩。我重傷後已經沒有辦法正常工作，又要隨時照顧痴呆老父，就從那時候起，我開始檢回收。」他頭趴床上對小雲說。

街頭市場總有紙皮瓶罐可撿，而且不需要成本。他像隻鄉間農地裡搖晃擺尾、低頭啄食蟲蟻剩菜的紅面鴨，一點一滴收集。日夜拚整天，好時一天有百來元收入，差時四五十塊都是常有。幸虧還有那半壁六坪矮屋，否則這對相濡以沫的父子，便得流落街頭。

鬧鐘嘩嘩響起，時間到。張時腦空眼無神，直盯著面前油畫。畫是兩名裸體男女，長著鳥翅的愛神丘

比特正要親吻戀人賽姬的額頭。

有翅膀的人……他想，紅面鴨也有翅膀。

「畫的意思是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懂，想說兩個人沒穿衣服的畫，應該適合這裡。在旁邊廣州街的舊貨攤買的，說是拆船貨啦。」

這一年多裡，在揉筋捶骨的哀叫中，兩人互訴往事。張時聽到從她手指掌骨肉傳來的嚙語，卻無計可施。

知道了又能怎麼樣？惡疾侵噬，照顧老母、植物人兒子的鉅額金錢花費，這些都不是他這個傷痕累累的拾荒者能處理的。

「我什麼都做不了，就像我照顧我爸，我都不知道怎麼辦……」導演看張時哭了出來，抽了張面紙給他。

「張大哥，我們今天錄到這裡就好。」

「好，」張時用面紙擤鼻涕，「我幫你問了，小雲說好，你可以去拍，反正只是按摩而已。」

那日，張時照例梳洗整齊，到西昌街老地方時，卻沒見到小雲在樓梯口。他轉身對跟拍的導演說你在這裡等，他先上樓看看。

「阿伯要不要鬆一下？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我看你很久沒有了喔。」女人踩著厚底鞋，腳趾甲塗豔紅色，藍底亮片小外套，內搭白色緊身背心短裙，長長的假睫毛眨了眨，「今天還沒開張，不然我算你便宜啦。」

「不是錢，不是……我來不是……唉，小雲在樓上嗎？」

「你說阿雲嗎？她沒做很久了，三四年有了吧！」

「不是不是，她叫小雲。」

「小雲？長怎樣？」

張時跟女人形容小雲。聽完，女人點菸，吐出長長的煙霧說：「我不做你生意了……」導演看到張時離開，往自己走來。

「臨時不給拍了嗎？」

「那個新來的說，小雲重感冒請假好幾天，沒來上班，叫我先回去。」張時苦惱抓頭，「我怕是她發病了。」說完，低頭沿騎樓走。鏡頭對著遠去的背影。

#### 4

「小黑啊，小雲病了，知道嗎？」

狗抬眼看張時，擺尾嘴哼叫。

「也難怪，每次你都被我留在家，西昌街很遠，你這老狗走太久了。」

陰涼霏雨的午後，張時穿雨衣戴斗笠，冒雨前往留回收給他的店家。小黑忽停在他後方遠處，似乎被什麼吸引，停下東嗅西聞。

鄰近南機場夜市的中華路車聲隆隆。公車右靠左切發出方向燈嗶鳴聲。一臺改管機車轟隆疾衝而過。廣播特價促銷的眼鏡行廣告車慢駛馬路外側。因雨塞車的車陣中不時傳來一兩聲喇叭響。

他將推車停放人行道邊，站店口，怕身上雨水弄潮地板，舉了手招呼。耳邊突傳來尖銳的輪胎急煞聲。

「開那麼快是要死嗎？」店家邊唸邊走出來，把一疊紙箱遞給張時，「下雨還開那麼猛！」

張時轉頭望馬路，推車獨停路榕蔭下，葉叢匯聚的雨水滴落在車上的紙板。

「今天小黑沒跟來？」

「有啊，剛剛還跟在後面，可能被車擋到了。」張時抱著紙箱領首，「感恩謝謝啦。」

小黑經常逗留街路邊，這聞那嗅，偶爾還會有人丟剩食餵。步履雖慢，牠總會跟上，現在卻不見影。張時把紙箱置推車網綁，心底隱隱不安，走到路旁眺望。遠處車流突然淤塞，似乎在閃避路中物。

兩天後，終來到資源回收廠的營業最終日。萬華附近的拾荒者幾乎都集聚於此，向數十年來，每日交易場所道別。老闆準備包裝米當餞別禮。數家媒體記者來採訪，受訪的拾荒老婦言談不捨，哽咽淚流。

導演提著攝影機，安靜記錄。

張時卸下推車上整理好的回收物，秤重過磅，老闆問今天怎麼沒看到小黑。

「前天在中華路被車撞死了。」

「我看小黑也跟你十多年，這狗很乖，都不亂叫。」老闆搖頭，「唉！好可憐，撞到的車呢？有停嗎？」

「開走了。現場是一個騎車載小孩的婦人在幫忙擋車。她叫我去警察局調路口監視器，我說不用了，只是一隻老狗而已，不用麻煩。」

「今天九十三，來這一百，還有一包米。」

「怎麼好意思多拿。」

「沒關係，收下啦，以後也沒有了。」

「感謝。」

「以後你在路上也要小心，開快車、酒駕的很多。」

張時收下好意，點點頭，拉推車離開。他剛剛沒講自己被婦人臭罵數落，說就是有你這種不負責的爛人，帶狗出門不繫繩，害死狗命一條。當下張時語塞無話回，只默默把小黑抱上推車。

狗舌已外吐，不時嘔血。褐眼清亮，尾慢擺，像在告別。落雨滴血染紙箱。小黑張嘴呵了一口長氣，然後靜止。

「我爸過世也是這樣，吐了一口氣後就不動了。」張時邊推空車，邊跟導演說。他意識到鏡頭跟隨，強忍小黑死去的哀。

他憶起養父罹病後，個性晴雨不定，曾因送飯晚了，破口吼：「你就是長這醜臉才被送養，可憐我收養你，現在你怎麼對我！」

「我養父說我出生在雲林口湖，父母生七個。後來父親坐牢，母親種田，賺的錢連吃飯都不夠，只好送走其中五個。生父母不要我、養母出走、養父生病也罵我、讀書被同學笑、檢回收人家也嫌、小黑死了路人說都是我的錯，大家都討厭我……」他看著鏡頭說：「都是臉上的胎記！如果我有像導演的乾淨臉，今天就不會這樣了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張大哥，我……」

「你不用想話來安慰我，是我人醜該死！」

導演把拍攝的距離拉長，稍遠離張時。人機太近，造成被攝者情緒過度緊繃。

張時回程沿途拾撿，到了青年公園。掀開垃圾桶，半身入桶，挑出底部幾罐鐵鋁罐寶特瓶。所獲不多，應被捷足先登了。推車在園裡繞，最後到籃球場周圍，收集打球人喝完的空飲料罐。有人剩沒幾口，速飲給他；還有人吆喝旁聚球友喝快點。

攝影機遠拍全景。張時在與球友應對講話時，臉浮現一絲放鬆的笑容。收集完後，他推車來到隔路的馬場町。廣場有攤販，多少能收些瓶罐。數個騎UBike男女急馳而過，情侶牽手散步，跑者，一對放風箏

的親子。

幾隻小水鴨從空中翩然臨降，浮游水面。

張時見到了，便把推車攔路旁，往溪邊走去。冬來春去，時間到了，小水鴨會飛離，而他只能待在河堤旁的矮屋裡，拾荒撿回收。

「紅面鴨可以變成你們小水鴨嗎？」他對著溪面大喊。又納悶自己真能放下矮屋，以及那些費心耗時、收拾妥當的回收物、鍋碗舊品。自覺心靈的全部早已寄存在那些人棄之物中了。

現在，張時覺得好孤獨，身旁沒有了跟前跟後的老狗小黑。幸好最近還有導演可以說說話，他希望紀錄片能一直拍下去。

溪面漂浮的褐斑色雌水鴨探身入水。赭銅頭綠眼罩的雄水鴨伸頸濾食，在水面汲出波紋。有的小水鴨埋頭理翅，有的乘水漂遊。張時看得出神。

突然間，他混濁的眼眸被卡在溪邊蘆葦草中的寶特瓶吸引。他伸出龜裂食指抹去因風吹拂而下滴的鼻水。凝視前方，一跛一跛地從柏油路面走向水濱泥地。

河風飄蕩，草葉沙沙作響。日光溫柔，雲淡，輕風。當下，生命的那些苦，好像被迎風吹遠了。老人張時的眼，專注在綠叢間的浮動瓶子。

「張大哥危險啦不要下去！」

「沒問題，這不算什麼，我小時候還游到對面永和。」

溪水比預期冷，他沒有退縮。水底泥地軟爛，他半走半浮前進。奮力嘗試幾次後，終於撥開茂密蘆葦叢，一把抓住寶特瓶。

「導演你看！」

溪水近胸，他感覺自己被水推著走。

「咦……導演怎麼不見了？」他嘴裡碎唸：「應該去拍別人了吧。」

岸邊有人在大喊，幾個人駐足，有人在講手機。

他覺得腳踏不到溪底了，流水慢推，人漂向水深處。可是他一點都不擔心，手裡緊抓著寶特瓶。心想，如果這時導演有拍到就好了。

## 作者簡介——李宜紘

彰化人，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，曾經營多年自家烘焙咖啡館，現為自由創作者，有時會烘焙咖啡豆。

## 評審意見——范銘如

這篇小說寫法取徑鄉土文學及其人道關懷，摹寫社會小人物的生活經驗、人際關係和心理曲折。敘述口吻和對白雖然有時流於文青而失真，但是許多細節上的描寫，例如紙類回收的標準、電線回收的處理流程以及資源回收場的生態等，具體且生動，顯示出作者的用心和表現力。主角和流鶯之間的互動不免有些溫情主義的鑿斧，某方面卻也傳達出底層男女相互體恤取暖的需求。小說結尾主角溺水時的獨白是全篇最畫龍點睛之處，一句話點出主角渴望被記住和對他人有用的心情，既合理化紀錄片穿插在小說中的必要性，也成功扣合「資源回收」這一最大的命題。